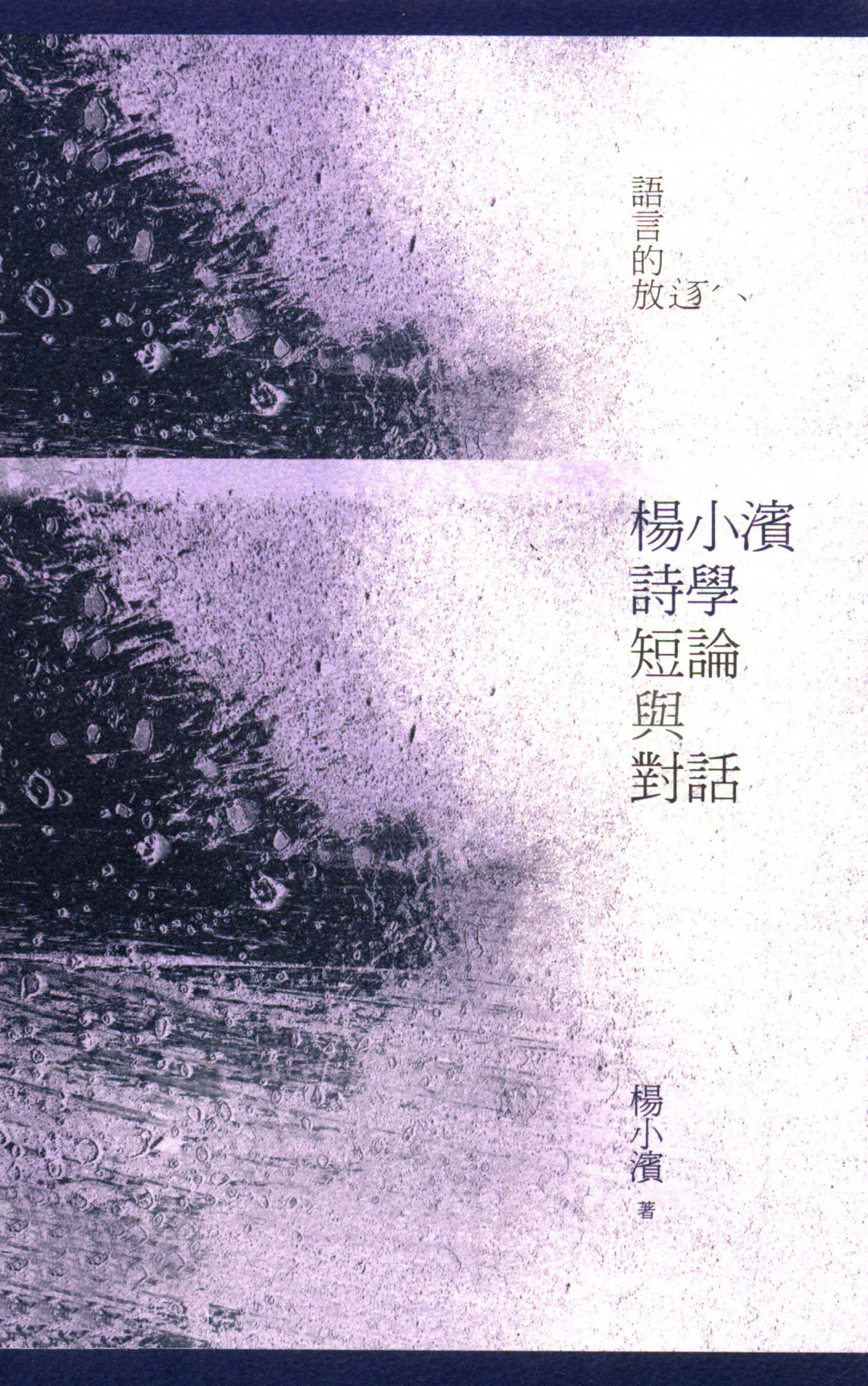




語言的放逐、

楊小濱
詩學
短論
與
對話

楊小濱
著

楊小濱
詩學
短論
與
對話

總經銷：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ISBN 978-986-6095-80-1



建議分類 語言文學/現代文學評論

王德威 魅力推薦

詩人，學者，藝術家——楊小濱有多重面貌，
而且面面俱到；
他是華語世界一位最有才情的創作者。

楊小濱詩學語錄

- 我說故它在，我寫故它在。
- 寫作是幽靈與幽靈的對話，與逝者、與他人（周遭的幽靈）、與世界（萬物的幽靈）、甚至與虛無（不在的幽靈）對話。
- 一個幽靈，總是禁不住要喋喋不休，要喋若寒蟬，要欲言又止，要言不及義，要虛與委蛇——
- 一首詩是一個表演的幽靈——語言的表情、姿態、動作——是語言的幽靈在舒展、蜷縮、扭曲、跳躍、休止、轉彎、衝鋒、跌倒……
- 是語言的幽靈在替我寫，是他迫使我出軌，在歧路上寫作。
是語言的幽靈聚集了所有的力量，發出了摩擦、攪動、爆破。
- 它說故我在，它寫故我在。

釀文學60 PG0674



語言的放逐

——楊小濱詩學短論與對話

作者	楊小濱
攝影	楊小濱
責任編輯	鄭伊庭
圖文排版	邱靜誼
封面設計	王嵩賀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2年2月 BOD一版
定價	3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語言的
放逐、

楊小濱
詩學
短論
與
對話

楊小濱
著

目次

詩學隨筆

- 8 幽靈主義寫作
- 10 語言的放逐
- 13 關於詩歌的先鋒意識
- 15 關於詩歌與身體
- 18 階級的詩，革命的詩——超左派詩學論綱
- 21 語言包裝或詩
- 25 存在的神話
- 30 為什麼我沒有（拒）簽青海湖詩歌宣言？

詩人公社

- 34 有如您依舊在遠方——悼梅新
- 36 詩人之交醉如酒——閒說芒克
- 38 大隱隱於遊
- 41 君子，漢子、鬍子、痞子等等——四川青年詩人印象

當代詩論

- 50 解讀兩岸當代詩的後現代性
- 64 當詩穿上了謎語的戲裝
- 68 崩潰的詩群——當今先鋒詩歌的語言與姿態
- 90 戴著鎖鏈跳舞

- 99 異域詩話：1990年代海外大陸詩隨筆
- 109 作為現代性幽靈的後現代：當代詩歌中的城市寓言
- 120 一邊秋後算帳，一邊暗送秋波
- 124 關於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
- 127 飄零在傳統與後現代之間——台灣當代文學管窺
- 137 有關兩岸詩的隨想（兼答零雨、鴻鴻問）
- 141 說得比唱得還好聽：當代詩歌中的敘事與抒情
——北京大學未名湖詩歌節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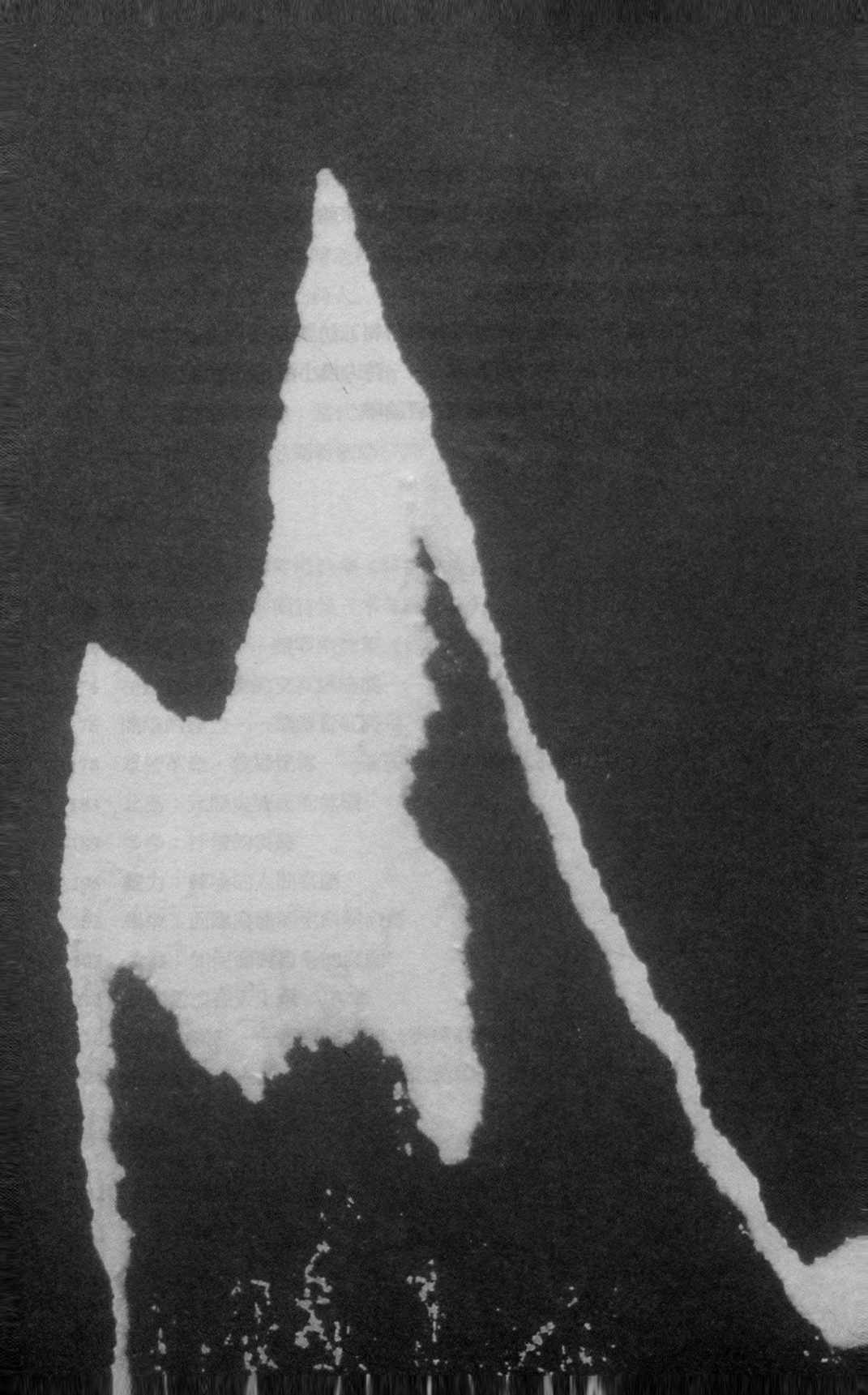
詩人短評

- 162 表演與虛無：讀零雨詩集《特技家族》
- 165 冬日之旅：讀零雨詩集《木冬詠歌集》
- 172 深淵與鬼魅——讀零雨詩集《我正前往你》
- 174 在聽覺和視覺的交互感應間——讀陳育虹
- 176 間隙的魅力——讀陳育虹詩選《之間》
- 178 眾皆革命，我獨恍惚——讀陳建華1960年代詩作
- 183 北島：元歷史陳述的危機
- 189 多多：抒情的災難
- 196 嚴力：轉喻的人間喜劇
- 202 楊煉：面臨廢墟的生命與自然
- 207 孟浪：如何面對自身的反面
- 212 一個孟浪在天上飛
- 218 主體的痛感——讀雪迪詩集《亮處的風景》
- 224 毛世紀的「史記」：作為史籍的詩輯

詩學對話

- 232 「詩歌執照」的掠取者
- 251 來龍去脈

- 271 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是反諷的
- 282 文學場內的界外玩法——楊小濱與楊宗翰對談數位世代新文學
- 288 關於當代旅居海外詩人寫作的訪談
- 290 《中國電視報》書面訪談
- 297 一個多重身份的詩人——《科學時報》訪談
- 303 一座充滿創造力和詩意的城市——詩人楊小濱談詩論語話成都
- 310 詩歌中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論辯



詩學隨筆



幽靈主義寫作

- 我看見，我言說，我寫作。
- 我說故它在，我寫故它在。
- 寫作，試圖對抗時間流逝，似乎寫下的可以替代生命中逝去的那些存留下去。
- 寫作從記憶中篩漏出無數的幽靈。
- 寫作是幽靈與幽靈的對話，與逝者、與他人（周遭的幽靈）、與世界（萬物的幽靈）、甚至與虛無（不在的幽靈）對話。
- 寫作意味著幽靈再現——從前人的文字裡，從他人的話語裡，從這個世界的符號痕跡裡。
- 幽靈重新穿越了世界的事件與形象，讓它們變得值得再度被感受。
- 一個幽靈，總是禁不住要喋喋不休，要噤若寒蟬，要欲言又止，要言不及義，要虛與委蛇——
- 一首詩是一個說唱的幽靈，有聲的文字，依賴於節奏、速度、強弱、斷續、旋律、呼吸、心跳的表達——依賴於粗糲或細柔、高亢或低迴、躁動或靜默、急促或舒緩、蒼老或青春、明亮或晦暗——時而呻吟，時而咆哮，時而嘻笑，時而喘息……
- 一首詩是一個表演的幽靈——語言的表情、姿態、動作——是語言的幽靈在舒展、蜷縮、扭曲、跳躍、休止、轉彎、衝鋒、跌倒……
- 是語言的幽靈在替我寫，是他迫使我出軌，在歧路上寫作。是語言的幽靈聚集了所有的力量，發出了摩擦、攪動、爆破。
- 幽靈寫作：沒有真實的人，只有幽靈。不是我在看見，是幽靈。

- 我通過我內心的幽靈看見，言說，寫作。
- 它看見，它言說，它寫作。
- 它說故我在，它寫故我在。

2007

語言的放逐

1

被放逐的人不是從某塊地域上消失的人，而是從某種語言中被拋出而突然啞啞的人。我們在異國的人群中穿梭，想像著抒情的片語，想像著謾罵的最惡俗的言辭，想像著雙關、戲擬或反諷的段落，但對象卻無跡可尋。這種語言的衝動是至為尷尬的，它同肉身的無效的激情正可比擬：它成為表達的手淫，從自身抵達自身。

因此，被漢語遺棄比被那個叫做「中國」的空間所遺棄更為令人絕望。那個在形式上呈現為空間的國度也許需要「民族」這個範疇才能獲得它的意味，而民族，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斷言的，無非是一個「想像的社團」罷了。這個社團僅有的紐帶便是語言。作為符號化的文化，語言不僅曾經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形式，諸如滲透在家族網絡、以及性的關係下的抽象形式，而且也是維繫著整個政治和文化體系的基本形式。同世界上所有的語種相同，漢語，無庸諱言，是一個龐大的帝國或監獄，囚禁著每一個企圖說話或聆聽的人。然而正是在與之搏鬥的意義上我們混入了其中並且許久以來成為極為聒噪的人，以至於我們在失去了敵人之後（失去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被敵人拋棄了）顯得無所適從。

2

相對於囚禁來說，放逐畢竟是一種對壓制的解脫。在這個意義上，放逐無疑體現了一種誇張的自由。在這種自由裡，興奮和無聊是同義的。在這種自由裡，聲音穿越了足夠廣袤的空間，卻無人聽見。

我在另一處談到囚禁與放逐這兩個特定時期的政治母題。從語言意義上說，這兩個母題似乎更令人不安。當然，放逐的快樂只有在經歷了囚禁的痛苦之後才能獲得。同樣，對於一個深知語言如何在枷鎖中掙扎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逃離這種枷鎖更快慰的事了。也就是說，對於曾經只有將「痛楚」昇華為「堅忍」一詞才能說出他肉體苦難的人來說，直接說出「痛楚」是一次極樂的經驗。但是，這一次說出卻是沒有聽眾的，正如上一次虎視眈眈的聽眾一樣令人沮喪。

不管怎樣，語言個體的命運永遠徘徊於囚禁與放逐之間：要麼被那個體系捕捉，成為執意反抗的或者以逕自的、出軌的遊戲來藐視體系規範的不安分的囚徒而時時遭到懲罰，要麼被那個體系所忘卻，享受最自由的無限空間，卻因孤獨無疾而終。

3

語言社會的基本關係是對話，無論這種對話是對抗式的，或是交流式的。顯然，被放逐者唯一的生存形式便是獨白。在虛擬的語言國境內，獨白便成為孤寂的、唯一的「社會」事件。沉溺於漢語的虛擬國度中，徒勞地尋找說話的對象，我們孜孜不倦的獨白使放逐顯得更為荒謬。然而這種荒謬卻正是被放逐者所註定要面臨的。

對於被放逐者來說，做一個局外人，這個簡單而現實的境遇，當然從根本上說是語言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人」連地獄都不是，連地獄所擁有的好客性、親和性和包容性也不可能顯示。「他人」作為一種異己的語言存在僅僅是一個無關的、隔絕的體系，或者一個擦身而過的影子，無法觸摸，更無法進入。也就是說，當我們的獨白沒有人傾聽的時刻，我們自己也無法獲得傾聽的能力。因此，反過來，異己性也是我們對於「他人」所顯示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變成了「他人」，阻隔了所有自身之外的人。於是，哲學家沙特的存在主義命題被寓言家卡夫卡的城堡意象所替代而顯得不可捉摸，它甚至變成後現代的令人疲耗的迷宮。

4

被漢語放逐並不僅僅意味著對那個具有四聲系統的說話方式的喪失，它更意味著對語言背後的歷史語境的間離。也就是說，即使某個詞能夠被最精確地轉譯為party、parti或Partei，它的惡毒的、荒謬的、無恥的、殘酷的和虛偽的內涵仍然無法被傳遞。（順便一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隱喻性的文學從本質上說是不可譯的。）而這正是被放逐者的困境：語種的絕緣被文化的絕緣註定了厄運。

同樣，迷失在「洋話」（假洋鬼子說：「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之間的人毋寧說是徘徊在橄欖球的無聊規則、邁克爾·傑克遜的假模假式以及肥皂劇的笑聲之外的人。被一個語言世界遺棄而在另一個語言世界外徘徊，這種無可名狀的窘境指示了我們的邊緣狀態。這種邊緣狀態會是一個超越的契機嗎？抑或它僅僅是絕望的懸崖？

關鍵在於，你如何可能，像歐陽江河曾經看到許多人所擬想的那樣，「從一個象形的人變成一個拼音的人」，變成對那個「想像的社團」毫無記憶和知覺的人，或者，自我狂妄地放逐了那個巨大的國家，作為對被放逐的阿Q式的復仇。

1992

關於詩歌的先鋒意識

關於詩歌的先鋒意識，我以為，詩歌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或者說是一種非日常語言的藝術，所以它必須是先鋒的，是要和現存語言疏離的。我說的「非日常」當然不是反對口語，因為詩中的口語在表層之下也必然是非日常的。換句話說，詩歌語言必然是既挪用又疏離了現存語言（包括口語和書面語）的東西。所以我的看法一直是，詩的先鋒性是一種形式的、語言的先鋒性。這並不是說詩就沒有觀念上的先鋒性。但是它不是去表達某種觀念，而是通過語言形式上的變化，體現出文化上的獨特意味。這種新往往更加深刻，更加不妥協，因為眾多文化觀念上的新，實際上都落入了舊的表達形式的窠臼。而形式，是那種取消了本體的本體，只有它才能使詩成為詩，而不是別的什麼。

當代詩歌史就是一部先鋒詩歌史。我的意思是說，它可以被看作是漢語在表達形式上的不斷變化、不斷更替的歷史。相對來說，小說，除了個別極優秀的作者之外，沒有形成這樣一個明晰的總體脈絡。而詩歌的發展（如果說「進展」可能有人提出異議）幾乎是不停的，我認為它在近三四十年的變化相當於過去幾百年的變化速度（比如王昌齡的詩跟杜牧的詩最多也就是風格上的差異）。而郭路生和蕭開愚的差別，或者黃翔跟臧棣的差別，就遠遠不止這些。我剛才雖然強調了詩歌先鋒的語言因素，但我同樣認為，這種變化從根本上體現了文化意識或社會精神的變遷。

最近在網上的論壇裡臧棣引起的關於「新」和「舊」的問題討論得頗為熱烈。「先鋒」和「後現代」的關係也是「新」和「舊」的辯證關係。從某個角度來看，先鋒是一種新，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是對舊的否定。從否定的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後」，比如後現代和現代的關係；

從創新的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先」，它先於通常所期待的東西。雖然這也常常像一種「回到未來」的感覺，因為純粹的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對於文學先鋒來說，這種「回到未來」也很可能是對過去的遺忘，雖然我說的遺忘只是意識層面上的，而在深層的無意識中，被遺忘的可能恰恰是決定性的歷史感受（包括個體的和集體的）。換句話說，我其實並不看好一種主動的、有意識的對舊的「繼承」，但是那種「舊」的強行侵入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是詩的動力的一部分，哪怕它無法被明確感知。

2003